

幻滅的夢幻國

她看着火轟轟烈烈把屋樑燒至炭穢，再從容地把殘骸吞噬不留，不時還傳來各種電器爆炸聲的助慶和零零星星竄出的束束火花流星，在黝黑寂靜的夜空發出璀璨的亮光，心中舒坦，伸伸懶腰，從手袋掏出手機致電報警。

“煙廠街 316 號起火，請速速到來協助。”

林老闆督見燒成枯骨殘骸的店面，絕望得捶胸頓足。幸好家中仍有僅僅足夠的資金支持重開店鋪，便把新的電器鋪置於同一街道上，店面縮小了近四分之三，但繼續僱用舊員工，唯佑承消失得無影無踪。其後，這宗案件被判作意外，林老闆也無可耐何，只能慨歎沒有運氣。

“老闆，佑承為什麼不再上班了？”一直仰慕着佑承的智妍見佑承自意外後便人間蒸發似的消失了，不免感到失落。

“誰知道。唉，本店最好的員工便是他，我怎不盼他回來。”老闆回道。

“傻孩子，誰也看出你多麼想他了，這心思，我明白。”他接著

又說。

此後，智妍日盼夜盼，等待他——她的星星降臨。

幾個月後，一個面容扭曲的人開始成為智妍的助手。他一隻眼皮顯然動過手術，左邊面頰通紅，脫皮情況嚴重得令人觸目驚心，而身體上的水泡若隱若現，似是感染了皮膚病。一次，智妍的餘光掃到他的名牌，頓時訝異得說不出話。銀色名牌上寫着——安佑承。她忙不迭拉着他問話。

“你……從前在這工作過嗎？”

“沒有呢，智妍。”他皮笑肉不笑地咧嘴笑著。

隨後，智妍每天都默默觀察着這個佑承，發現他除了面容外，體型和動態與她所傾慕的安佑承如出一轍，而且毋需指導就熟知各電器所放位置和店務程序。但她仍說服着自己不要相信自己所想，而她長年心儀的佑承就在不遠處，隨時會出現在她面前與她再度一起工作、談心、嬉戲……

他們倆一直有默契地合作着。

太陽和月亮仍舊輪流有規律地升起着。

直到一天晚上。

佑承完成了整理貨品的工作，從背包中取出晚餐，開始享用起來。智妍也坐到他旁邊，兩人肩碰肩的，就在人來人往的街道旁階梯上吃起晚餐，孤獨的夜燈影子灑在地上。智妍轉過頭去，正想問問他會否繼續進修，方扭頭便看見她不能再熟悉的飯壺—品牌下的月亮型凹陷和密密麻麻貼上的每個賣出貨品的條碼貼紙。她彷彿觸電似的登時彈了起身，質問佑承：「你就是那個我一直尋找的安佑承對不對？為什麼你要瞞着我？這一整年你到底去了哪兒？」

他眼眶微微濕濡，道：「一年前，就在像今晚那麼矇矓的晚上，我把貨品整理好，跟你道別之後就離開鋪子回家了。走到半路，我記起把你的飯壺落在存檔室內，而你獨居，又說我家裏的餸菜最美味，所以讓我每天給你帶飯，便折返由捷徑進入後巷，由後門進去便是存

檔室——我們的飯桌。春季的風甚涼，甫進入室內門便被吹得「呼！」的一聲關上，而我慌忙黑暗中又弄丟了整串鑰匙，心想只得在那過夜。方掏出手機想致電你扭開店面通往存檔室的門，就感到一股熱力向我襲來，並且越來越強烈，讓我不知所措。通過門縫，我看見的只有在黑暗中舞動的火焰，和骨牌似倒塌着的一切，我沒有思考過，只想撞開門，由後巷離開。」

智妍恐惶地睜開眼盯住他。原來事發的時候，佑承也在！他甚至
在火警現場！

「突然，通往店面的門向我塌下，而門頂正正落在我的左臉上，火炙的火辣加上煙霧瀰漫，讓我的精神十分迷糊，只聽見救護車的警鐘聲，便在門旁沉沉睡去。」

「醒來，便在白茫茫的醫院中。醫生遞了鏡子給我，說我二級燒傷，已經盡力補救。」

「我看着自己彷如野獸般猙獰的面目，狠狠地把鏡子碎破，而映照出來的，只是更多更多個我。」

「此後，連父母都叫我離家，我便混沌地活了一年，朋友勸說我去整容，我卻連資金都沒有。」

「那你……怎麼回來了？」智妍問道。

「我回來，是因為我喜歡你，一直一直都是。因此我便周圍打聽，發現新的店鋪已成，就來找你了。而這個飯壺，就是我掛念你時的安慰。」

智妍淚如雨下。她記起媽媽多年前被老闆拋棄，從此一墮不起；她記起一年前自己在夜中擦亮火柴，誓要為母親報仇雪恨；她記起自己如何從天真瀾漫的小女孩變得如此歹毒；她記起放手火柴，讓整間電器店亮起的一刻；她記起當年俊逸魁梧的佑承；她記起他倆共同為飯壺貼上條碼的時光；記起以前簡單、如在夢幻國的生活……

這個她一手建起的夢幻國，亦是由她親自破壞，化成泡影的。

而面前這個她曾經喜歡的人，竟因為自己的報仇變成人人厭惡的

一頭怪物，指甲因為悔疚而深深凹入掌心。

她拒絕了佑承。

佑承從沒想到長久的感情會因一張有瑕疵的臉龐被摧毀得支離破碎，原來訛稱完美的感情如此脆弱。他走在街頭上，三年的情感如浪濤般洶湧而至，壓得他透不過氣。

智妍往相反的方向，漫無目的地游蕩着。忽爾，她看見一間警局，就毫不猶豫地走進去。

「火是我縱的，人也是我燒傷的，拘捕我吧。」

三個月後

佑承來到探訪區中坐下，智妍示意他拿起聽筒。

「你好嗎？監倉的清靜讓我能好好地思過。每日我都在自責與悔恨中度過。對不起，這是我唯一能補償你的方法了。我知道，我欠你

的，我永遠也還不了。不用替我上訴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我才能夠心安理得。」

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「當天晚上縱火的人，是我。」